



## 看海去

叶海鸥/文

饭后，已是戌时。  
“现在应是涨潮时刻。”  
“那听海去。”  
于是我、室友灵芝，邻家曹老师与丽英老师走出“隆·十二境”，走向绿道，去吹吹海风，听听海声。  
“砰”“砰”……

终于接近大海了。听到了海浪咆哮礁石的声响。这份来自大海的喧嚣，于我总是非常治愈。不喜世间的叫嚣，比如酒桌上觥筹交错，比如KTV里的声嘶力竭，比如公众场合的肆无忌惮……唯独钟情自然的声色，那是洗涤内心烦躁的一剂良药。也正是因为此，所以喜欢涨潮更胜于退潮。涨潮的霸气，让人很情愿想象自己是一滴水，藏身大海，那份渺小是一种莫名的安全与托付。而退潮，则少了这份震天气势，撞击的轻响反而更鼓噪了内心躁动。“石头城下涛声怒，武骑千群谁敢渡？”也只有这种“惊涛拍岸”的巨响才能静谧人心的喧嚣与狂躁。

海风四起，凌乱了我们的长裙，如浪花翻卷；跟跄了我们的脚步，如碎浪跌撞。但我们依然逆风而行，因为我们就是专程为这“涛来势转雄，猎猎驾长风”而来的。靠近栏杆，俯视大海，“白浪千尺卷波澜”。下午我们设计人镜造型的沙滩，现早已被滚滚海水吞没，那些原本歪歪斜斜的足迹，规模初具的城堡，还有年轻人“爱情宣言”的字迹，都已随潮来潮去消逝在海怀怀里了。唯有那阵阵欢声笑语与笑语融进了海浪的战歌里，此刻听来依旧声声作响。不信，你听，在壮怀激烈的海的交响乐中，隐约有几声清脆与悦耳漏出。那是我们的欢乐。

从绿道返回，夜观大海意犹未尽。所幸今晚我“家”就在隆·十二境之“如汤V”，那里有个很有调调的阳台，虽听不了海，却可以对月话家常。

为着对月闲聊，我们沐浴、更衣，把阳台的四张椅子，排成两张躺椅模样，准备以人间最舒适最慵懒的姿态，斜靠在这壬寅中秋的月光里，让仙子嫉妒，让玉兔羡慕。一时得意，竟忘了今晚中秋无月，许是嫦娥无法直视自己逃离了的人世间的顺遂小圆满，就私藏了这苍穹玉盘，但她私藏不了我们阳台上的欢乐私聊。

聊一些身边的“八卦”，聊每年中秋在不同地方看海、赏月，聊最近新买的那支眉笔与那条湖蓝的长裤……总之，在这寂寥夜色里，在这略有凉意的夜风中，阳台上两张靠椅里的闲聊话题千奇百怪。许是我们的闲聊富有生活味，让仙子心动，她终是掀开了遮月的珠帘。整轮明月悬于天宇，旁边还有一颗耀眼的星子。灵芝说：“那是木星。”这一星一月的光耀浸润我们周遭的一切，整个阳台都那样的温温润润，包括我与灵芝。

“守得云开见月明”，我与灵芝不约而同欣喜低语，然后抿嘴一笑。于是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守着这枚明月与这颗星子，我想每个热爱生活者都应有一颗如此澄澈的明月心。心如明月，才不会被苟且的生活所蒙昧，才会在葱姜蒜的烟火里觅着一丝诗与远方。一半诗意一半烟火，是我这个凡俗俗女最神往的理想与生活。

入秋的海风过凉，室友起身回房。我固执地独守这一隅阳台的星月，不肯离开。侧身而望，在我们“家”东北面，从山麓蔓延到山腰甚至山顶都有灯火隐约。一时之间，忘了天地万物，竟误以为那千家万户里渗出在夜色中的灯火，是满天璀璨的星光一直低垂到了我的人世间。且天地星空之间，唯有我一人惊喜存在，惊喜发现这一空的繁星。

正欲起身唤出室友共享这天上人间的繁华璀璨时，余光中瞥见前方，对的，就是我们“家”的正前方。有灯火移动，向我慢慢逼近。环顾左右，眼前的石屋岿然不动，石屋里漏出的灯光也是静止的，可眼前这盏灯火真实地在移、在动、在逼近。以为自己眼花，以为自己出现幻觉，轻揉双眼。细看，没错，就是灯火，就在移动，就朝我而来，而且越来越明晰。哈！这不是石屋里的灯火，原来是两幢石屋间不足30公分的空隙处，竟汹涌着一线海，那是海上的渔火挤过石屋的缝隙在向我靠近，在撩拨我，撩拨我深情的目光，去领略这人世间独一无二的一线海的别致与风姿。侧耳细听，海浪的低吼，马达的轰鸣，穿过这一线的缝隙如潮涌来。我就这样站在这两座石屋缝隙的对口，迎接渔火慢慢靠近、靠近、再靠近。耳畔是海浪拍打礁石的渺远声响，眼前仿佛出现了“卷起千堆雪”的中秋之潮在汹涌与澎湃，还有那渔船上夜钓者的闲情与雅致。

偶遇，总令人心花怒放。也许今晚，在众多灯火明亮的窗里窗外，唯有我在这一线海的狭长中偶遇了传说中“雪涛声隐户，琼玉照颜墙”的诗意以及“滴水藏海”的宽窄对举。有如此艳遇的，定是海的有缘人。

中秋月圆。但愿人长久，年年共此时。想起前年中秋，我们这帮伙伴，在杨柳坑“那山那海”看海；去年中秋，还是这帮伙伴，在玉环“慕心海”看海；今年中秋，依然是这帮伙伴，我们在石塘“隆·十二境”看各种形式的海。

真希望，我们这群伙伴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天，甚至是以后更多更多的中秋都能在一起任性看海，看任性的海……

江文辉/文

金秋送爽，硕果频生。眼下，岁在重阳，亦是番薯出土之季。看着商超菜场里琳琅满目、形态万千的番薯君们，我不禁联想起外婆家门口的那一垄垄番薯地，并不断在脑海浮现出一幕幕曾经快乐年华，跟着祖辈们一起挖番薯；不禁感慨，时光荏苒，物是人非。

番薯，顾名思义，是源于番邦域外之薯。史载其于明万历年间由广东虎门人陈益从安南（今越南）冒杀身之危携种引进，后经福建长乐陈振龙再从吕宋（今菲律宾）再引薯种，并因其强大的气候、土壤适应力迅速由华南、华东向全国传播，成为明清和近现代的救荒好作物、饱腹优选者，且有“一年四季赐众生，祖孙三代承恩情”之说。

大抵如是，作为农家人的我，打小从记事起，就看见家家户户每年一到时令就开始栽种番薯种苗，然后未及二三

月，那一垄垄番薯园子就可以迎来丰收。人们耙掉藤蔓，抡锄头刨土，拿畚箕装薯，然后对着满院子的番薯，或刨丝、切块、打粉，或下粥、制面、炕烤，确有大米的功用，至今也是农家日常口粮必需品。

所以，我对番薯可谓是有格外的感情在那。那番薯植株是爬蔓的，爬行速度有超牵牛花之势，却不及爬山虎之威，折中平淡，不上架、不透墙，选择在平地上默默地爬，像极了没脾气的忠厚老实人，任凭“百卉邀功争宠闹”，唯其“务实不求名”。

那时，我不懂，就问外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她解释说，这都得归功于藤蔓下面有那些气根。它们一根根的特别有劲道，稍不留意间，就会扎进泥土里，任凭风吹雨打，也休想让根系撼动一分，好比是少年郎成长记，根扎得怎么样，上层建筑就会怎么样。

果然，冷空气、大暴雨来了，风呼

啦啦地像一头头下山扑食的猛虎，雨淅沥沥地如一阵浪冲蚀堤坝的水军，但番薯却有着其不一样的待敌之道：喏，你一来，我让叶子摊面摇摇摆摆，或葱茏聚拢或稀疏有度，又瑟瑟抖抖，或发出窸窣声，或留下窸窣响；抑或是让气根守关上下齐心，或牢牢抓地皮或紧扣基土，又左右协作，或蔓结鸣金聚根或藤须擂鼓摆阵，看得园边的人心里揪着慌，眼下干着急。

对此，外婆总会这样教育我，你要像番薯藤蔓，要有这样的洗礼经历。只有这样，你的人生才会结出真正的硕果。而你更需懂得的是，站在园边的人，就是生你养你的父母。

岁岁年年番薯时，祖孙有情儿孙意。与番薯藤蔓直观相比，金秋挖番薯就是一道特别的风景。少年时，每到此间，外婆总会早早地耙掉藤蔓，然后叫我跟上她，一起抡锄头挖番薯。起初，我纯粹就是个捣蛋鬼，一抡下去，番薯就被劈成了两

半；再抡下去，番薯又被劈掉了头部或尾部，直教在旁的外公怒红了双脸，恶气地谩骂“财主官、败家子”……

但经历总是美好的，外婆起了身，拿起手中的番薯砸了过去，并宠溺地跟我说：“别跟‘小气’外公一般见识，但你也认真看，这就是硕果——倘若你的人生被拦腰或砍头，那将是什么样的结局？”有了外婆的悉心教导，我挖番薯学得很快。之后，像晒番薯丝、切番薯块、做番薯粉、炸番薯片及炕烤番薯之类的，我统统参与过，有的算得上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有的则是入了门就放弃了。但终究来说，大体还是可以过关的。

如今，外婆已经去世多年，但那片番薯园子仍在，后经外公经营又转归到我丈母娘手中。今年是头一年，从番薯种苗入田到现在的挖番薯，俩闺女都跟在丈母娘身边，或摆弄杂草疏藤理蔓，或抡起小锄头刨土挖薯，我再一次感念，物是人非、今又人间。

# 石塘老井

林作标/文

石塘老井，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标识，兀自散发着它的自然纯朴之美。美在悠长的历史古韵，美在灿烂的人文气息。

石塘，地处海岛丘陵，远离江河湖泊，渔民则在山海之间靠井水维持生产生活。在每一个村落或宗族群居中，都凿有大小不一的井，有一族之井，也有一村之井，这是渔民生活中极为重要的构建之一。渔民们倚一泓碧水，占几级台地，凿几眼水井，尽得“水土”滋养，足以安身立命，繁衍生息。

石塘老井门类繁多，层出不穷，各有千秋。老井的名称大都借姓氏、堂号、地域、建筑而冠之，如东兴村的林厝井、琅环井、红砖厝井、石板场井，东海村的加依井、中兴井，东山村の公井、安才井、永和井、乌楼井，兴建村的里薯公井，东滨村的周氏公井等等。同样，以“泉”字冠名的老井也较多，如东海村的琅石泉井、望雨泉井、涌源泉井，义泉井、大黄泥的甘泉井，石塘老街的鸾泉井、白泉井、清泉井等等，然而，渔村对水的认知，也会与“龙”攀上关系。无论井大井小，水旺水弱，都可以装饰出为井正名的称呼，诸如桂岙的龙泉井、打井岙的龙井等，仿佛不如此，不能证明泉水的地道正宗。

大凡这些老井都以当地花岗石干砌为主，井栏以石板 and 石条榫头凹凸相配，井身都为大石块自然扞合而成。井的形状，有长方形、多边形、圆形，井有五至十多米之深，井栏一般厚为4~40厘米，高60~80厘米不等。且在井圈中题刻记载井的名称和建造年代。如东海村北山头的涌源泉井，其井圈为当地石材整块凿成，题刻有“涌源泉，嘉庆二年葭月”。中山村的鸾泉，井身圆形，块石砌筑，白石六角形井圈，用六块开出榫头的大石板嵌合而成，井圈题刻有“鸾泉”二字，其相邻井圈上刻有“民国二十五年六月立”字。这些题刻就像一枚有力的印章，佐证着渔民与老井不可分割的渊源。

然而，大富之家如东海村街路尾庄道鼎私家老宅内凿有水井。一口圆形老井，小巧玲珑，材质、形制也很特别，口小而中宏深，味极甘，大旱不干涸。只有在其井汲水、洗濯过的村民知道它的存在，现还依稀看得出工匠们认真营造的痕迹。渔村的老井与老屋相存相依，不知滋润了多少代人。纵观石塘老井的建造年代，从清代道光至民国年代居多。如果能够将这些老井按历史纪年排列下来，也许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也不再只是一口口孤立的老井，而是纪录着渔村历史沿革、变迁，渔村格局形态形成发展以及村民生活的履历表。这些渔村老井，保存还完好，已被列入温岭市级文保点和市级不可移动文物，并挂牌保护。石塘老井，经几百年的累积沉淀，成为渔村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石塘渔村因常年缺水，每到干旱季节，为合理分配有限的水源，井口被盖上井盖并加上锁。每当井盖打开，村民向井口齐奔而来，井口的四周水桶排列成串，人头攒动，那场面异常热闹壮观。分水是按人口或户数配额方式进行，但无井人家以买水或靠亲戚送水维持生活。然而，村民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候水也是常有的现象，干旱严重时，甚至有村民下到井底汲水。只要有水源的地方，不分昼夜都有候水、汲水的村民，真是为水所困，不管男女老少都成了抗旱队伍的一员，渔村的水堪比石油珍贵。由于缺水严重造成的矛盾也比较突出，经常出现抢水等现象。打井岙红砖厝井，建造于民国庚辰年（1940年），井圈中刻有“毋争毋夺”四个大字，赫然醒目，无时无刻不在告诫和警示着取水者，遥想当年村民为水所迫，文明汲水也显得尤为重要。

长长的井绳，荡漾的水声，连着渔村人的脐带。在石塘，人终还有买水的习俗，一口泉旺水清的老井，自然是白事人家的首选。取水沐尸更有讲究。人终正式入殓前，有个仪式，孝男年长者要提吊桶，领全家孝眷到附近公用井（如食用溪水者，则到溪水源头）乞水，乞水前要先把两枚缠以红线的铜钱（现用硬币）投入井中（溪中），放置于井盘地上，意当为先付买水钱。乞水返回后把吊桶并绳一路拖回到家中，将取来的水倒入新陶盆中，为逝者净身。这种买水习俗源自闽南。按当地习俗，后人到水井请水上坛，为逝者净身，只有选用最洁净的水，才能表达对逝者的尊重。人与井似乎缠绕着难解的情结。

老井，如一双大眼炯炯有神，日夜守护来往取水用水的芸芸众生。石塘人好不容易在峻峭的山坡上凿口水井，水源不多，百姓自是珍惜。好水井离不开好的养护，更离不开一颗敬畏之心。村民在井坎上（凿碑）塑像立存“水府三官”。所谓水府，传说是水神或龙王居住的地方，而三官，则是魏晋南北朝水部尚书曹长官的官名，相当于现在的水利部长。村民将水神、龙王、曹长官都请来坐镇“上班”，图的就是水源旺盛。几位年长的渔村阿婆依照渔村的礼仪，在井头虔诚地供上酒水刀头，焚香化纸，祈祷水神襄助。有的井敬奉着菩萨塑像，塑造出一尊尊他们心目中的水神，护佑井水源远流长。让人心生敬畏，因为沾污水井就是沾污神祇。

每一口老井都有一段故事，一石一匠，一井一水，都有温度。老井散布在渔村的街巷村落，见证着渔村的历史变迁。在石塘渔村，林厝井、乌楼井、加依井等的传说故事，人们至今还传诵不衰。最早据老辈人传说，打井岙林厝族人从福建漳州迁徙择居于此，见湾内宜泊舟，有淡水，眺望海面晶莹剔透，碧波荡漾，宛若仙境一般，很适合居住，但需要过水土这道关，水土服，则居；水土异，则废；得到应验之后，便搭起茅棚，全家以捕鱼为生，在浙江东海之滨开启新的生活。林氏族人从发现泉水到挖掘水井渐渐稳定了自己的领地，至于林厝井建于何时，现难以追溯。一水一乾坤，一水一世界。一口流淌的水井，涌动的何尝不是一地一域鲜活的历史？没有水井，渔村也将缺失了些许灵气。同样在石塘渔村也流传着“龙喉出水”的传说。石塘九曲山头点将台的清溪一练犹如蛟龙，从高岩奔泻至坑里堂，经寺前三十米暗道，再曲折经过石塘街，至安澜桥入海。安澜桥边入海口处有一井，人称龙喉，海水涨至吞里，并被围在潮中，潮水退后，井水仍淡而无咸味，可称一奇。井外边有一潭，人称“龙湖”，旧时堪称石塘十景之一。石塘秀才郑殿魁留有诗“蛟龙腾雾上云霄，霖雨苍生岚气绕。吾爱龙喉长曲水，只因当地有风潮。”可惜井已被填埋，“龙湖”无存，那座石桥仅存青石雕花栏杆，而“龙”业因屋宇稠密而难见。关于石塘老井的传说还有很多，不一一道来。

石塘女人清秀委婉，石塘男人粗犷豪放，日子虽简单，但无羁绊，活得潇洒自在，颇有“凿井而饮，耕海而食”的遗风。现随着自来水的普及，这些老井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并成了文物和乡愁。石塘的老井，似一只凝望的眼睛，看尽人事兴衰，岁月更迭，不慌不忙地将渔村百年来的底蕴都一一贮存。

## 金秋番薯记

